

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

世 界 禁 书 文 库



羽 蛇

[英] 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 / 著

九 州 出 版 社



How Many of These are Really Fish? (2019)

世界禁书文库

羽 蛇

(上)

原 著 [英]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翻 译 朱敬仁

世界禁书文库

羽 蛇

(下)

原 著 [英]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
翻 译 朱敬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世界禁书文库/汪彦博主编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
2000.10
ISBN 7-80114-566-6
I.世... II.汪... III.小说-作品集-世界
IV.I1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2817 号

世界禁书文库 羽 蛇

作 者:[英]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
译 者:朱敬仁

责任编辑:刘小曼

封面设计:曹庆霞

九州出版社出版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社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:100081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:391 千

印张:19.25 印数:2 000 册

版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14-566-6/I·101 全套定价:5800.00 元(全 58 册)

作者简介

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(1885 — 1930),英国小说家。

1885年出生于英国中部诺丁汉郡附近的一个矿区小镇。

1912他与诺丁汉大学一位教授的妻子一见倾心,并于私奔途中完成了其成名作《儿子与情人》。1915年完成并出版了《虹》,但不久遭查禁。1917年完成了《恋爱中的女人》,即被查封的长篇小说《虹》的续篇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他充分发挥其旺盛的创作精力,两年内完成了散文集《大海和撒丁岛》,长篇小说《阿伦的杖杆》、《努恩先生》以及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。1927年完成其长篇小说《袋鼠》,三年后又写出了著名长篇著作《羽蛇》。1928年抱病完成其最后一篇作品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》之后,于1930年在法国南部去世。

第一章 墨西哥的斗牛表演

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，是墨西哥城斗牛季节的最后一次斗牛表演。为使这次表演更加精彩，人们千里迢迢地特意从西班牙运来四头特别健壮的公牛，因为西班牙的牛要比墨西哥的牛烈得多。也许这种牛真的就是最好的牛，也许这种动物仅仅就是西班牙精神的体现——正如欧文所说，在西班牙人的脑袋里，在本国的动物中，如果没有一种最具活力的动物，那就是耻辱。

虽然欧文是个社会主义者，对斗牛这种活动很反感，但在凯特面前，他还是这样说了一句：

“我们应该去看一下的，我们从来没看过斗牛表演。”

“棒极了，我想我们一定得看一看。”凯特说。

“再说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”欧文说。

说完，他就急匆匆地跑到售票处买票去了，凯特紧跟在他后面。当她走到大街上时，她突然觉得有点心灰意冷，就

像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与她对抗。她和欧文的西班牙语都不太好，在售票口的前面有一大群人，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来到他们面前，用美国英语对他们讲着什么。

他们显然应该买包廂票的，但是由于他们想节约一些，而且欧文也说他愿意坐在人群中，所以他们不顾售票员和旁观者的劝阻，买了两张露天座票。

表演是在星期天下午，所有的有轨电车和被当地人称作“凯米恩”的小“福特”公共汽车都贴着“斗牛士”的标签，潮水般涌向查普尔塔皮克。凯特觉得眼前一黑——她不想去。

“我不太想去。”她对欧文说。

“不过，为什么？原则上我不赞成这种活动，可是我们从来没看过斗牛，所以我们应该去看看。”

欧文是美国人，凯特是爱尔兰人。“从来没看过”就意味着“一定得去看”。但这是美国人的逻辑，凯特这样一个爱尔兰人对此倒无所谓，她只是任其自然罢了。

维利阿斯当然很想去，和欧文一样，他也是个美国人，也从未看过斗牛表演，又加之年轻，他当然比任何人都更想去。

他们上了一辆“福特”车便向查普尔塔皮克方向开去。飞奔的汽车在用沥青和石块铺成的宽阔的街道上迅速地跑着，一路是一种阴郁与节日的欢乐相掺和的气氛。墨西哥的石头房子总能给人一种独特的感觉：坚固、干爽，同时又流露出一种欢快。

汽车在体育场那巨大的钢架下靠着路边停了下来。沿着

路边的排水沟，有许多脏乱而又令人厌烦的人在卖着饮料、糖果、蛋糕、水果和油腻食品。汽车发了疯似的来来往往，一片繁忙。有许多年轻的士兵穿着洗得发白的棉线制服，在入口处徘徊。高处是体育场那巨大而丑陋的钢架。

凯特觉得自己好像进了监狱。而欧文却按着门票上的标识兴奋地挤到入口处。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也不想来。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，这就意味着只要一有表演，他就一定要去看，因为那就是“生活”。

他们正往里走的时候，门口的收票员突然站到欧文面前，把两只像猫爪子一样的手放到欧文胸前，从上到下摸了一遍。欧文吃了一惊，有些生气，一动不动地任他检查。检查完后那个家伙就到了一边。当时凯特也被吓了一跳。

当收票员招手示意他们可以走的时候，欧文勉强笑了一下，挤眉弄眼兴奋地对凯特说：“就像遭到了突然袭击一样。”

凯特还没有从惊恐中回过神来，生怕那个家伙再把爪子伸到她这儿来。

他们穿过隧道式的入口，来到钢筋水泥建造的体育场内。一个又脏又乱的家伙盯着他们背后看，想知道他们的座位到底在哪儿。他鬼鬼祟祟地看了一会儿，伸长的脖子又缩了回去。现在，凯特感觉到她是在陷阱里了——一个巨大而坚固的陷阱。

他们沿着水泥台阶向下走，一直到前面第四排，他们的座位就在这一排。座位也是水泥的，两边有钢筋扶手和旁边座位隔开，这就是他们订的露天座位。

凯特僵直地坐在两个铁扶手之间，不经意地向四周看着。

“我想那一定会很刺激。”她说。

和大多数现代人一样，凯特凡事都往好处想。在这点上，欧文就表现得更加强烈。他对坐在旁边的维利阿斯说：

“小伙子，你怎么看？你难道不认为那会很刺激吗？”

“噢，当然，我想一定会很刺激的。”维利阿斯漫不经心地说。

维利阿斯很年轻，只有二十多岁，而欧文却已经四十多了。年轻人总倾向于以一种做生意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幸福感——在他们没有真正得到幸福之前，他们是不会说自己很幸福的。刚才当维利阿斯说这件事情是否刺激的时候，他实际上已经感受到了一种“刺激”，否则，他是不会那样说的。而凯特和欧文则不同——凯特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——他们之所以说这件事情很刺激，只是出于对伟大的表演者的一种敬意，其中或多或少有点勉强的意味。

“往这看，”欧文说，“我们就保持这个视角吧。”说着，他把雨衣叠放在水泥座台上，使他和凯特都能坐在上面。

他们坐在那里，环顾四周。他们来得早了点。对面的看台上，人们三五成群地坐着。下面的表演场内还空着，均匀地铺着砂子，表演场四周，是巨大的广告牌，上面画的是城里人戴的草帽和叠放的眼镜。

“包厢在哪儿？”欧文张望着。

在看台的最顶端，就是哪一个阶层的人都可以坐的包厢。

“可是我并不想坐在那上面，太远了。”凯特说。

“当然了，我也这样想，”欧文说，“我们呆在这儿很好，何况肯定不会太晒的。”

这时候，正是墨西哥多雨的季节，天空中飘着一些云彩。

已经快到下午三点了，体育场内的人越来越多，陆陆续续进来的人把空位填满。最下面的几排座还保留着，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居于体育场中部，像欧文等三人这样的绅士阶层就有点像被隔离的样子。

观众已经愈来愈杂乱了，许多是穿着黑色紧身衣、戴着小草帽的城里男人，个个显得很臃肿。另外一些是脸色黝黑、戴着大草帽的体力工人。穿黑色紧身衣的大都是雇工、职员、帮工。其中有些带着他们的女人，她们身着天蓝色有花边装饰的衣服、戴着棕色的帽子，脸上涂着脂粉，仿佛朵朵盛开的白色芙蓉花。有些人还带着他们的孩子。

有趣的场面出现了，人们玩起了游戏，有人突然摘掉别人头上的帽子，然后把它沿着座位往下传，一些狡黠的人接过帽子，就把它传向另一方向。人群中开始爆发出快乐的尖叫，当七顶帽子在人群中流星般地传来传去时，场内已是一片喧哗。

“快看那儿！”欧文说，“有趣吗？”

“不，”凯特说，虽然她惯于把什么事都往好处想，可这时，她的另一半自我占了上风。“不，我不喜欢，实际上我很恨大众。”

欧文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，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，可作

为一个快乐的男人，他对这种游戏也感到迷惑，因为在他的骨子里，他和凯特一样讨厌这种粗俗的玩笑。

“真是够调皮了！”他试图带着同情他们的口吻说，“那儿，看那儿！”

“是啊，是够调皮了，不过我非常高兴那不是我的帽子。”维利阿斯说。

“噢，那仅仅是游戏。”欧文这样说道。

实际上他很不安。他带的是墨西哥产的大草帽，这在与众人相对隔开的前面几排就尤其显得醒目。几次低头躲过别人传他帽子的企图之后，他干脆把帽子摘下来放在膝盖上，可不幸的是他的脑顶正中，有一块很显眼的秃顶。

坐在他们后面普通座位上的一大群人，已经开始扔东西了。砰！飞过来一只桔子，它是瞄准欧文的秃顶的，却打在了他的肩上。他透过大框眼镜，假装不在意地向四周看了一下。

“如果我是你，我就戴着帽子。”维利阿斯冷冷地说道。

“是的，我想这样更好。”欧文装做不在乎地又戴上了帽子。

正在这时一只香蕉皮擦过维利阿斯整洁得有点女人气的巴拿马帽。他恼怒地瞪着四周，像一个伺机啄人的鸟，但在真正的威胁来临时，它又会随时准备飞走。

“我太恨他们了！”凯特说。

这时，观众的注意力稍微分散了一下，军乐队在对面入口处出现了，他们胳膊下都夹着乐器。一共有三组，主要的一组走上右面的台阶，在特意留给特权阶层的空位子上坐下

来。他们身着玫瑰色缎带装饰的深灰色制服，这一点使凯特觉得有了信心，仿佛觉得这是在意大利，而不是墨西哥城。第二组乐队身着浅白色的皮制服，坐到欧文等人的对面。第三组乐队的人相继走向左边，然后走上体育场的高处，纷纷落座。报纸说总统要来，但在今天的墨西哥，总统很少出现在斗牛场合。

坐在那里的乐队非常显眼，但他们并没有开始演奏。人们在渐渐填满空位，但仍有许多座位空在那，尤其是在贵宾席位上。凯特后面不远的地方，是一大群乱糟糟的人，一看到他们，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三点钟了，人们的注意力又有了新的焦点，乐队应该在三点开始演奏，可他们仍然高贵地坐在那儿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“音乐！音乐！”一个人带头喊了一声，其他人跟着喊了起来。他们是“人民”，革命曾经是他们的革命，他们已赢得了一切革命。因此，在他们看来，乐队也是供他们娱乐的乐队。

但乐队是军乐队，军队曾赢得了一切革命，所以在他们看来，革命是他们的革命，他们只为自己的荣誉而存在。

“音乐，音乐！”

要求奏乐的喊声在体育场内间歇式地回荡，几乎成了粗鲁的吼叫。凯特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种狂乱而粗暴的叫喊。然而，这叫喊并未发生任何作用，乐队依然高傲地保持沉默和最大限度的冷漠。作为一种要求的呼唤竟然成了粗暴的狂嚎，这种事也许只可能发生在墨西哥城：堕落的墨西哥城

人！

最后，还是乐队作出了让步——坐在右边的着深灰色制服的乐师们开始演奏了，乐声雄壮、响亮、有力。

“美极了！”欧文有点情不自禁，“真是美极了！我第一次在墨西哥听到这么好的音乐，见过这么好的乐队，它什么也不差。”

音乐是很棒，但很快就结束了。是太短了，人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。乐师们收起乐器并作手势以示完毕，那情形给人这么一种印象：演奏并不是为了让人享受，而只是为了告诉人们“我们”演奏了，而且越短越好。

“音乐，音乐！”又是一阵狂叫。

一个小时的僵持之后，乐队只好再一次以演奏来表示“投降”。这时，已是三点半钟，或许还要更迟一点。

突然，好像受了什么莫名的驱使，看台中部普通座区的人群一齐向看台低部的保留座区涌过去。那情形正如大水决堤，身穿黑色节日服装的人潮在被惊呆的欧文等三人周围回旋、涌动。然而，这股潮涌仅仅持续了两分钟左右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没有推搡，没有拥挤，每个人都十分小心，尽量不碰别人，每个人似乎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：如果你旁边的人屁股上挂着左轮手枪或腰带上插把刀，你最好别去惹他。眨眼间，下边的座位全都坐满了。

凯特坐在人群中十分不自在。还好她的座位前边就是环形过道，这样，至少不会有人坐在她两腿中间。

人们在场内过道上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很不方便地走着，都希望和自己的朋友凑到一起，但也许是出于什么忌讳，他

们从不相互询问什么。和欧文同排，与他隔一个人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波兰人。他是个布尔什维克。他侧着身子问挨着欧文的那个墨西哥人是否愿意和他换一下座位。“不，”这个墨西哥人说，“我要坐我自己的座儿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什么。”波兰人用法语嘟囔了一句。

斗牛表演尚未开始，人们就像刚出家门的杂种狗一样，在凯特前边的过道上忽前忽后地乱窜。他们开始占领欧文等人放脚的地方，蹲在那里。

一个胖胖的家伙坐下来，正居于欧文的兩膝之间。

“但愿他们不要坐到我的脚上。”凯特说，声音中带着一丝着急的意味。

“我们不要让他们坐在这儿，”她阴着脸说，“为什么你不把他们推开呢？欧文，把他们推开！”

维利阿斯瞪着坐在欧文两腿之间的那个墨西哥家伙。欧文脸红了，不自然地笑了——他不善于把人推开。那个墨西哥人开始打量这三个白人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另外一个胖乎乎的墨西哥人，身着黑色套服，头戴小黑帽，蹲到维利阿斯的脚前。但维利阿斯反应极快，他迅速把脚并在一起，放在墨西哥人要坐下的地方，所以墨西哥人很不舒服地坐到他的靴子上，同时感到一双手无声但坚决地推着他的肩膀。

“不！”维利阿斯用标准的美国英语说道，“这地方我要放脚，走开，你走开！”

为了让那个墨西哥人走开，维利阿斯继续无声但坚决而有力地推他的肩。

这个墨西哥人欠起身子，回过头来满脸杀气地看着维利阿斯。仿佛双方就要动手了，而且非你死我活不可。可这个美国小伙子的表情是复杂而有点令人捉摸不透：他冷漠而令人难以揣测。眼里闪着野蛮的凶光，残忍而警觉。这个墨西哥人被搞糊涂了，不知该动手还是不动手。凯特也在一旁助阵，她以一种爱尔兰特有的蔑视看着墨西哥人。

很显然，这个家伙有种自卑综合症，因自卑而好斗、好胜。但后来，他还是作出某种让步。他用西班牙语嘀咕了一会儿，大概意思是他只在这儿坐一会儿，他朋友一来他就走，边说边向前面的几排招手。维利阿斯没听懂他的解释，仍坚持让他走开：

“我不管你说什么。你必须走开，这地方是我的。”

啊，自由之乡！墨西哥，自由的乐土！可这两人都在为自己的自由而“斗争”，到底谁该得到自由呢？！是那个墨西哥人自由地坐在维利阿斯放脚的地方，还是维利阿斯自由地把脚放在那儿？

在墨西哥城有五花八门自卑综合症，而城里人表现得最强烈，这使得每一个墨西哥城人极富进攻性，这种进攻性一旦被招惹起来，是很可怕的。这个墨西哥人把正欠着的大屁股猛然重重地往下一砸，正好砸在维利阿斯的脚上，而维利阿斯没能躲过这一砸。他的脸都气白了，眼里特有的愤怒之光明亮而深邃。他更坚决地推着墨西哥人的肩膀，并厉声喝道：

“滚开，滚开！别坐在这里。”

而这个进犯者根本不去理他，粗壮、硕大的身体加之一

个稳定性极好的大屁股，坐在那儿纹丝不动，任他推来推去。

“野蛮？”凯特几乎是喊，“野蛮！”

凯特轻蔑地盯着他又大又笨的后身，一眼看到他那件价格低廉、做工粗糙的黑色套服，那仿佛是一个女人带着十二万分的不满情绪做的。她心里想：一个大男人怎么能穿这样低劣的东西，尤其是那个衣领，太土气了！

维利阿斯依然保持冷酷的表情，头一动也不动。他作为一美国人的全部意识似乎都被调动起来，“美国秃鹰耸起了脖子”。那个家伙不该坐在这儿——可怎么把他赶走？

年轻人表现出恨不得杀死这个大甲虫似的入侵者的样子，而凯特则以她全部爱尔兰式的“恶毒”帮助他。

“你难道不奇怪他的制衣师是谁？”，凯特问维利阿斯，言语中带着赤裸裸的蔑视。

维利阿斯看了一眼那个墨西哥人的女里女气的黑套服，用鄙视的目光表示同意凯特的话。并说：

“我该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制衣师。这衣服一定是他自己缝的。”

“很有可能！”凯特哈哈大笑。

够了，足够了，有谁能抵住这种冷嘲热讽。这个墨西哥人站起来，溜走了，他似乎在努力缩小他的身体。

“赢了！”凯特高兴极了“你怎么不能学着这么做，欧文？”

欧文不自在地笑了，他看着坐在他放脚的地方的那个人，就像看条疯狗似的，毫不掩饰其讨厌的目光。